

晨曦初露 向岸而生

□ 王悦

我叫日晖港,从同治年间起,我就叫这个名字。如你所见,我的年纪已经很大了,脸上布满沧桑。

记得小的时候,母亲就曾告诉我,我呢是一幅作品,是一幅画。往来的画匠们会在我的身上描绘出他们心目中认为最美、最合适的图案和色彩。之后的时光里,我也常能看到他们拿着毛笔在我身上挥毫落纸。

那一年,我的臂弯被描绘成打造船舶的港湾;我的肩膀经常有大小船只停靠;我的躯干填满了炽热的锅炉;而我的胸膛则成了一望无际的跑道,可以供飞机直冲云霄……母亲还同我讲,我是很重要的,因为在我的身上承载着中国工业发展的神圣使命。

时光飞逝,过了很久。久到飞机已经不再起飞,船只也不再停靠,他们一个个都慢慢离开了。

时代似乎把我独自忘在了这里,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,只能日复一日地等待。夜,很长,不时会有江水卷着浪花冲撞岸边的声音传来,过后又静寂无声,似乎这里早就被人遗忘。

直到2012年,我遇到了他。

那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儿,身上背着行囊,看起来阳光又帅气,浑身上下充满着活力。正当我眯着眼睛想再仔细看看时,他突然急速向我奔来,深鞠一躬,激动地说:“您好!您好!我叫【西岸】!是一名画师,很冒昧地打扰您,但如果可以的话,我想继续完成您这幅不可复制的作品”。

这孩子似乎有些莽撞,但又无比真诚。我有点愣神,沉默间却下意识地点了点头,虽然不知道未来会怎样,但我实在无法忍受无尽的孤独和漫长的等待。这个年轻人,也许是个可以信赖的对象吧。

自那天起他就行动了起来,挑选画笔、选择工具、打起草稿,忙得不亦乐乎。在忙碌的过程中,陆陆续续,他也会带来

一些志同道合的伙伴。

他们有的铲除破旧的斑驳,有的填补损毁的缺陷,有的添置新颖的创意,有的调整昔日的布局。令我惊讶的是,我突然间变得生动起来,不再是平面灰暗的模样,而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立体画卷。

有时看到他们激烈的争吵,我也会担心,你说他们会不会画到一半就走了?会不会觉得我这个老年人很麻烦?但隔天,这群孩子又会带着笑容来到我的面前,开始新一轮的创作。

时间把一个个精描的墨点连成了一条线,我定睛一看,原来那是一条贯穿于黄浦江畔的水岸线。

清晨,纵横交织的大道车水马龙;傍晚,啾啾学语的顽童手舞足蹈;深夜,我再次听着江水拍打岸边的声音,但此时纠结的心似乎得到了缓解,那压抑了许久的情绪好像也得到了释放。

闲来无事,我也会偷看年轻的情侣在美术馆观赏典藏,漂亮的小女孩带着宠物在草坪上飞扬,录影棚内点亮了聚光,粉色的樱花铺满了长廊。

10年过去了,我的身上添置了新时代特有的印记,他们相同又不同。

你看,当年的停机坪如今形成了一个深谷,取代了当年的工业技术,以一种名为“人工智能”的科技革命推动着整个世界的发展,他们把这里叫作“数智谷”。

你听,那闪着聚光灯的港岸正传出歌声舞影,用绚烂灯光点燃了黄浦江畔,他们称呼那儿为“传媒港”。

你听,隔壁铁路南浦站的轰鸣声早已不见,一间有温度的城市公共客厅,正以“金融城”的名义向世界展示未来的生活方式。

听说,未来还要在画布之上描绘“一场、一湾、一心”,构建文、商、旅、体、娱融合的联动产业生态,“热力秀场”“生命蓝湾”“数智中心”与“一港一谷一城”串珠成

链,会成为新的核心地标……

今年已经是2022年了,细算起来,【西岸】画师已经与我相伴十年了。看着他从那个踌躇满志的少年,变成了意气风发的青年,而我这个暮景残光的老妪,也在他的画笔下又重获新生。

曾经的那股子严肃、清冷的气息被一扫而光,人性和暖意不断涌入身体。

哦对了,孩子们还给我起了一个全新的名字——上海西岸。

嘿,这就是我和西岸的故事。

晨曦初露,向岸而生。我终于在这里抵达了属于自己的彼岸。

过去十年,所有的西岸人已将这张画卷铺就:如今,上海西岸这幅现代《清明上河图》正在徐徐展开;我想,未来十年,这部气势恢宏磅礴的伟大作品,定将在黄浦江畔绽放出更加绚丽的色彩!



■ 新时代 新征程(篆刻)

陈永春

我的援摩周年记

□ 吴健健

白驹过隙,踏上这片古代遗址与现代文明并存,城市喧嚣和大漠荒凉兼具的陌生国土已经快一个年头了,1万多公里的现实距离仿佛就像穿越了时光隧道,当我还沉浸在卡萨布兰卡的电影里,徜徉于色彩斑斓的城市光影中,虔诚的宣礼声一下把我拉回到现实里……看着眼前简陋的医疗卫生条件,感受着医疗资源的匮乏和不平衡,总书记的话语犹在耳边响起,“长期以来,一代又一代援外医疗队队员牢记党和祖国的重托,发扬国际人道主义精神,以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,全心全意为受援国人民服务,促进了受援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和人民健康水平提高。”我想这不仅是总书记对援外医疗工作的高度评价,这也是我们每一位援外医务工作者为之奋斗的目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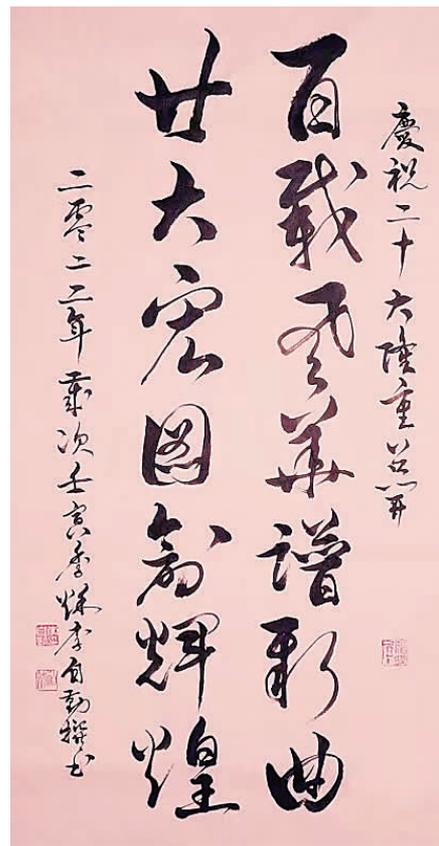
在参加援摩医疗工作之前我有幸成为了入党积极分子,而援摩工作正是党对我的一次考验,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。摩洛哥的医疗条件相对国内要落后很多,开展工作更是举步维艰。每当这个时候,我就想到白求恩大夫。我深知自己终其一生也很难达到他的高度,但是只要跟随他的精神指引,每天的点滴进步都是收获。

工作艰苦,却有着幸福的底色。每当看见病患的面容从忧愁变为喜悦,就能深切感受到援摩工作的意义所在,幸福感和成就感从心底油然而生。援摩工作不仅传播了先进的医疗技术,更是架起了中非人民之间友谊的桥梁。

在援摩的日子里,思乡之情时常让我辗转难眠,但我始终牢记着肩上那份沉甸甸的责任,我要继续坚守,我要践行我的使命,将爱延伸到更多地方。

接下来,我会继续履行好医务工作者的使命,牢记救死扶伤的初心,为促进中非友谊而努力,为党的“二十大”召开增光添彩。

(作者系大华医院援摩医疗队员、普外科主治医师)



■ 书法 李自勤

梧桐深院锁清秋

□ 杨亚爽

色的花朵悬挂在光秃秃的枝条上,花口外翻,状如喇叭。花谢之后会结出球状桐果,看起来像果实,其实是次年开花的花蕾。直到初夏,梧桐树枝条上才会萌发新叶。秋风扫过,梧桐树叶慢慢变黄,接着就是落叶飘零,因而梧桐是乔木中开花、发芽最晚,落叶最早的树种,人们常说的“一叶落而知秋”,可能指的就是梧桐。

梧桐是速生树种,十年即可成材。因其耐高温,耐腐蚀,过去常被人用来制作大木箱。在我国,最有名的莫过于河南兰考县的泡桐树,目前已栽种600多万棵。因其材质轻,音响效果好,也是制作民族乐器音箱的首选材料。因其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,兰考县如今已成为我国古琴、琵琶、古筝等民族乐器的制作基地,其中徐场村就有1.2万人从事这一行业,年产值高达5亿元人民币。

不知为啥,就是这样最普通不过的

梧桐树,竟能让古代文人赋诗填词歌之、颂之。是“吾本凤凰,择桐而栖”的风之高洁吗?是“梧桐雨细,渐滴作秋声,被风惊碎”的雨滴之愁苦吗?是“梧桐更兼细雨,到黄昏、点点滴滴”的一腔愁情吗?是“无言独上西楼,月如钩,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”那份难以抹去的情思吗?亦或是“金井梧桐秋叶黄,珠帘不卷夜来霜。熏笼玉枕无颜色,卧听南宫清漏长”的深宫幽怨呢?所有笔墨描写的都是秋天的梧桐,为何不写春、夏和冬天的梧桐树呢?

梧桐树在四季交替中变换着不同的色彩,春天一树花,夏天一树绿,秋天一树黄,冬天则是一幅默立的画,它就这样年复一年地生长着,只有奉献,而无索取。它耐得住寂寞,耐得住贫瘠,耐得住严寒,这就是梧桐树既平凡又高雅的品质,可惜它不会说话,但古代的文人们替它说了。

在我国古代文学长河中,自梧桐入诗词始,文人们便对梧桐寄予诸般情感,并与不同意向结合展现出不同的画面。他们擅长托物言志,用寓情于景的艺术手法道眼前之景,以抒心中之情,尤其对秋日梧桐这一物象情有独钟,毫不吝啬地倾注着自己的真情,以不同的情感面对不同的梧桐,创作出一篇篇动人心弦的诗文。从此以后,梧桐也从自然物象到象征意蕴,走进高雅的艺术殿堂。

梧桐树,北方又叫泡桐,以前在老家乡间的沟边、地头或农家院落中随处可见。梧桐树开花已是暮春时节,一串串紫



刊头书法 殷佩红